

逸史

末

和書門			
八	六	三	六
九	四	號	類
一	一	架	冊
一	三	冊	

內閣文庫			
五	八	和	
函	三	書	
八	三	號	類
架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8636
冊數	13 (9)
函號	150 33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逸史卷之八

箕陰逸史氏同關子撰

慶長元年丙申
至四年己亥

○凡四年

慶長元年丙申春正月小西行長歸報款局沈惟敬

謂二使曰我先往定禮節乃從行長渡海二使益疑

懼惟敬私獻太閣以蟒衣冠地圖武經及善馬三百

佞媚百態彌縫封事而去二月太閣命藝筑雲三侯

修築箕河堤防自伏水達大阪至冬鳩功云明二使

日夜涕泣思歸李宗城紈袴子最怯懦惟敬欲專事

使人謂之曰封事壞倭將來捕夏四月宗城微服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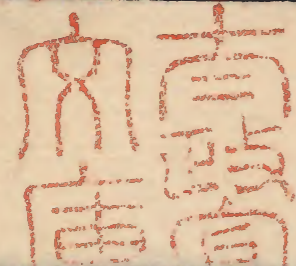
逸史

卷之八

○元年

○一

懷德堂



太楊方亨泣問計。惟敬曰：「第依我一意奉承倭人已。」
乃收宗城衣糧金帛，馳使報封冊禮節之完。明主以
方亨充正使，惟敬爲副使。石星多發銀絹資，惟敬厚
存問其家。惟敬請朝鮮王發使朝鮮，知和議未固，不
聽。強之，乃使黃慎者隨。五月八日，大君陞正二位。
遷內大臣。十三日，太閤以公子秀賴朝見。詔敘秀
賴從三位，任中將。六月，明行人發朝鮮，諸將乃置戍
于釜山而凱旋。加藤清正與石田三成有郟。小西行
長與三成善，行長欲陷清正。喉三成構之，清正歸自
朝鮮。太閤怒不見焉。清正造增田長盛，曰：「聞之道路，

一云秀賴時任中
納言未詳孰是要
之黃小虛任今不
必究辨者

二豎進讒，將賜我死。我有功無罪，子所知也。請子爲
申理。長盛不禮，且曰：「子欲湔雪，莫若與石治部釋憾。」
清正曰：「子則無禮，又使我屈奸人，我有死而已矣。」拂
衣而起，俟命私第。七月三日，京畿陰霾四塞，大風揚
砂，雨毛。十二日夜，地震畿內尤甚。山崩壤裂，泥涌
潮溢，民舍墊頽，人畜死者，以算。伏水城殿宇毀壞，壓
死數百人。加藤主計率役徒二百人馳入，則太閤與
夫人諸姬在庭，喜其疾來。清正因自敘戰勞，訴石田
小西之誣。太閤見其瘦黑，泫然隕涕。清正曰：「夜間倉
猝，臣請備非常。」太閤領之，乃分士衆守中門。石田治

部等至不納三成忿而爭之太閤聞之目清正曰勿
 禦三成清正乃賜聲曰令短小佞豎入明日太閤召
 清正親詰問軍事清正應答如響事皆有據太閤攬
 涕曰女自襁褓長我膝下所為皆能肖我遂善遇之
 大君言於太閤曰盍馳使省問宮禁太閤曰善矣孤
 當與公親往遂出左右不屬而大君騶從如儀近
 臣行扯大君袖者數大君不顧眄太閤解劍授
 大君曰步履甚憊以煩從者大君捧持固辭焉乃
 授井伊直政太閤鹵簿亦隨至太閤笑顧本多忠勝
 曰內府醇良孤審知其无妄舉退朝過方廣寺塑像

摧裂太閤手弓罵曰瞿曇我興大役安汝于此將以
 祈國家之福今軀且不保不靈甚矣發乘矢而還二
 十日太閤命修伏水城改作正殿于木幡山賦役于
 列國益窮壯麗八月明行人楊方亨沈惟敬與朝鮮
 行人黃慎至伏水太閤怒曰我既撤師而朝鮮未效
 三道是給我也當使王子來謝而今命賤臣是輕我
 也乃責讓黃慎不得謁見九月二日太閤引見明使
 者列侯大臣皆陪位儀衛甚盛使者進封冊金印冕
 服及諸位衣冠五十餘具行長導二使入二使駭其
 壯嚴振恐股弁太閤親慰勞之二使以為誚讓流汗

蒲伏不能前行長喻行禮三日饗使者太閤喜謂我
 威畧遠布今得王明國乃著明冕服使大君以下
 皆以位次著明衣冠以行禮惟敬等謂太閤既受封
 款局圓備既罷太閤令僧承兌讀封冊行長私承兌
 曰冊書必不如惟敬說請姑臨文隱諱緣飾以完事
 承兌曰是大事不當諱進誦之至曰茲特封爾為日
 本國王太閤彪怒變色口出沫立脫冕服併冊書拋
 地罵曰小西豎子誑我日本在我股掌為霸為王毛
 漢何與焉乃召行長盛氣責之曰汝忘恩背義與虜
 通謀欺罔以辱國家寸斬不足以謝天下行長戰掉

無復人色刮席對曰臣罪萬死然事由三奉行非臣
 所專乃出石田增田長束定封文書數道以證之承
 兌亦委曲救解太閤怒稍釋以三成方寵事寢不問
 逸史氏曰石田小西欺罔之罪固也然明豈有以其
 國號封外國之理哉太閤武人昧於事體信以為實
 然可笑矣人之無學莫甚於茲時故舉一世為沈豎
 子所愚弄以取嗤於異域貽羞於後代是可嘆也
 四日太閤命驅使人歸國下令再征朝鮮令西南諸
 侯還治兵以次年二月為期拜筑前侯秀秋為征韓
 元帥念黑田氏前日言且為秀秋弱也命如水佐之

使熊本侯清正字土侯行長復為先鋒謂行長曰女
 罪當斬姑假借以卒事宐以功自償沈惟敬以無復
 書屢因行長求之不能得太閤憫明人梯航遠來遣
 柳川調信追賜銀物若干移書朝鮮責其罪調信謂
 黃慎曰再征之命既下貴國速納三道王子亦不可
 不蚤來謝慎大恐惟敬猶意其虛喝冬十月行至那
 古耶見沿道諸侯皆修戰艦始失色鞭船而去朝鮮
 馳告變于明楊方亨既還畏惟敬詭報日本受封惟
 敬私多市蠻貨以為日本貢物又偽換太閤謝表以
 進案驗潦艸眾皆意惟敬之詐石星獨信之既而方

亨首實惟敬慚懼明主置而不問是月酒井左衛門
 尉忠次卒年七十二十二月廿七日 詔改元慶長是歲
 大君以女配會津侯秀行西洋商船遇風至土佐葛
 城浦舟人多死太閤遣郡山侯長盛檢之籍沒其載
 獲錦綺十萬端絲十六萬斤吉貝二十六萬端生麝
 十頭生猿十五頭鸚鵡二翼大閤以奉獻焉餘頒公
 卿列侯有差給蠻人以米酒雜貨修船還之

○二年丁酉春正月加藤清正小西行長先期踰海行
 長屯金山浦清正攻梁山拔之屯西生浦移牒諸道
 慰諭種人勿驚擾二月元帥秀秋及諸將相繼而發



兵共十四萬。諸將大率前日所用。太閤以其既諳外事。不復出焉。但置吏那古耶。督糧運。行長改築金山。定爲元帥府。諸將連營列艦。周且津要。爲久頓之計。傳令嚴禁。鹵掠。初韓人窘我兵。皆竄山谷。及和議行。稍稍復業。於是復駭散。不能禁。諸道望風而潰。巢穴震撼。國王昭奔海州。告急于明。行長怨清正益深。其初發也。潛遣謀者告朝鮮曰。和議之敗。職由清正。今清正再將貴國。長於水戰。宐及其未上岸。以舟師邀擊。一舉必就禽。國王昭命全羅水軍將李舜臣出兵。舜臣疑其詐。不輕進。同寮元均忌舜臣有偉畧。譖之。

於是朝鮮坐舜臣以失機誤國。逮下獄。以均代領其軍。三月我師悉渡海。軍鋒有破竹之勢。朝鮮指顧可定。而風濤日惡。漕運不繼。兵荒之後。所在無委積。諸將不能進。勦聲言依約。割其三道。俾王子來謝。則班師。明主翊鈞聞朝鮮報。大驚。以讓沈惟敬。惟敬佯曰。是無他志。祇責朝鮮無禮耳。不久當去。乃遣惟敬先如朝鮮。關說弭兵。又使邢玠楊鎬麻貴劉綖赴援。時人民凋殘。無應募者。乃遠點淞江川廣。兵數萬從之。諸臣爭攻石星倡封辱國之罪。明主悟。下星獄。後竟瘦死。云慶尚忠清全羅三道朝鮮要地。初惟敬欲權。

以收功約割三道而朝鮮實不受命明亦不知也是時明屢促惟敬弭兵我日求三道惟敬益窮又聞星下獄不自安所言反覆變幻韓人最切齒焉夏六月筑前太公隆景卒年六十二或隆景為人英邁沈毅起自三原一城主累功為大藩太閤敬重焉屢引參大政屢倖忘之竟不能中傷及病革遺狀誠藝侯曰天下不久當分崩子慎保四境勿預外事子之才創業不足守成有餘若越境爭霸盟則削弱之禍必至矣子銘心勿忘

逸史氏曰予平素數當時豪傑必先僂指於小早川

氏蓋始焉明智之亂謂天啓羽柴曉藝侯無與抗矣終焉揣禍亂未熄大任有所歸也勸藝侯無與爭矣可不謂知與且其於豐家也方夫微知其興方夫顯知其凶智亦深矣身在行間數十年所向無敵朝鮮之役斯翁饜鑠摧明人新勝之銳夫勇冠華域者為之膽落神泣焉撤營之策無凶矢遺鏃之費而使虜不敢窺焉實非匹夫之勇矣當干戈倥偬之日興學執俎豆使臣民藹乎趨禮讓為近乎仁矣太閤倚以為重讒夫側目無間可乘者宐矣傳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小早川氏有焉

太閣下令諸將曰韓明不奉約則俟八月穀熟進兵
 取全羅道沈惟敬在南原聞之貽書加藤清正曰我
 邢總督大兵七十萬且至不若蚤退師清正命記室
 答書曰韓人惟懦不足鱉刃與明人快戰一場乘勝
 入明一炬燼北京何慶如之惟敬震怖知禍逼因小
 西行長請歸化行長許之邢玠次山海關明地總督軍
 事素嫉惟敬恐其再生變誤國令別將楊元率兵三
 千先如南原陰備之於是惟敬自南原奔釜山元追
 擒之玠命下獄後竟伏誅秋七月我水軍將佐渡守
 高虎藤堂中務少輔安治脇坂左馬助嘉明加藤議攻唐島

高虎安治先發朝鮮以艤艘數百邀之高虎安治揮
 槍麾眾戰甚力嘉明後而至與一巨艦遇虜皆方彎
 弓運矛嘉明舞刀跳登其艦虜駭懼齊捨仗而拜嘉
 明手斬數人眾畢登遂奪其艦而進士氣益奮大破
 之全羅道以南原為陸路要閑山島為水路要楊元
 守南原邢玠又遣別將陳愚衷次全州為南原援朝
 鮮元均守閑山島均湛酒色不事軍務人心離畔楊
 鎬麻貴等既至朝鮮朝鮮乃促元均進兵于釜山浦
 均不得已率舟艦而前小西行長聞之曰可也八月
 督舟師邀之伏甲加德島五日與均戰絕影島風怒



海立行長回舟僞遁虜船衝波濤亂次爭進至加德島虜皆渴上岸取飲伏興乘之行長反擊大破之斬級四百餘均奔巨濟行長進薄之均方醉衆潰追匹斬獲匹算獲均及李億祺等別將裴楔知不可爲縱火關山營悉燔糧仗而遁於是海路始通天津登萊皆可揚帆加藤清正自西生浦入全羅沿道城堡望旆奔散進與行長合兵圍黃石城一鼓拔之獲其將郭趨趙宗道柳文虎我師遂分二道赴南原毛利宰相秀元步騎五萬行長爲先鋒自蜜陽浮田黃門秀家步騎五萬清正爲先鋒自雲峰韓將權慄等屯雲

峰聞清正至軍中驚呼曰夜又上官復來皆奔潰師遂傳南原聞陳愚衷在全州遣兵庫頭義弘左馬助嘉明當之愚衷不能出我師圍南原數重環竹盾架雲梯守將楊元力戰累日十六日我師芟禾煙塹鼓譟而登遂拔之元跣足遁其兵三千皆歿愚衷初至全州州無斗糧而四外山中多貯米豆兵甲蓋韓人苦明甚於我兵不欲在州且恐我兵至也愚衷驅迫韓人入城悉搬取糧仗人情洶洶及南原陷州民作亂廿日師進薄全州愚衷懼奔公州師館穀于全州以休士馬於是陸路洞開全州以北皆瓦解閑山之

又四郎正陰、韓人呼為馬多

敗國王昭大悔悟起李舜臣於獄以為水軍統制使舜臣入全羅道間行達珍島分道招募海道人聞舜臣至大喜遠近投集我水軍別將管正陰率二百舡進勦與舜臣遇於碧波亭下舜臣以十二舡載大砲麾眾健鬪我兵大敗正陰久之舜臣進駐古今島患乏糧時種人避亂者多載財穀入海舜臣作海路通行帖令曰沿海公私舡無帖者以姦細論乃差舡大小使納米受帖皆喜通行無禁不難納米旬日得糧萬餘石又募民鑄砲造舡綏御有方島中殷實明水軍將陳璘至今古今島璘性兇惡行歐辱官人故眾皆

栗山備後後藤又兵衛

母里太兵衛後但馬原弥左衛門菅六之助

危舜臣舜臣待之禮恭法嚴每接戰讓功與璘慚服推舜臣為名將事一咨稟無所掣肘時楊鎬麻貴在國都畏縮不肯出我師亦務持重無進取之心九月朔毛利宰相秀元進兵全義館甲斐守長政為先鋒燒夷近邑七日及明將解生戰稷山栗山利安後藤基次與明楊登山牛伯芽遇舞榭血戰殪數十騎長政馳之登山伯芽退踰川與生合斷橋而陳我師馮而進復大戰生等卻走會明將李益喬劉遇節來援兵氣復振長政部將母里友信原種良菅正利等健鬪陷陣秀元兵亦至虜遂敗走日既晡我師亦亂

不能追而罷。一日昧爽，黑田氏營中驚擾，謹呼長政，謂虜來襲，介而乘堙，瞰之。有虎入廐，食馬也。頃之，菅正利單刀跳進，斫之。虎傷而益，獐正利殆不免。後藤基次舞刀繼之，擊殪之。舉營曷采，長政弗懌，曰：「勇則勇矣，然渠等已為偏將佐，我任國事者，今舍生與禽獸格，何居眾乃服？」冬十月，諸將以天漸寒，退師小西行長屯松島。加藤清正屯蔚山，諸將鱗次堡塢。與釜山元帥府相犄角。明李如梅陷谷城，遂攻星州。守將毛利季包筑紫廣門，擊卻之。以兵寡，遂走求禮。十一月，邢玠入朝鮮。雨雪累旬，士卒墮指。玠與楊鎬、麻貴

等軍議曠日，竟不能動。既而明國所徵發宣大川廣等兵相繼皆至，虜勢大振。玠乃分步騎四萬為三協。李如梅將左協，李春芳解生將右協，高策將中協。刻日進取，朝鮮王亦分馬步二萬屬三協。我諸將聞虜聲益繕城寨，加藤清正留加藤清兵衛及毛利氏眾完蔚山壘，躬往西生浦巡役。十二月，鎬貴率三協次慶州，分中協軍于彥陽，以備釜山。廿一日，以左右協攻蔚山。蔚山土功未畢，役夫狼狽入城。清兵衛接戰，大衄，挺身而返，閉門堅守。左京大夫幸長野率所部將之蔚山，至彥陽，與明軍隔山而宿。明人夜潛兵掩

我後軍取之。迺始覺虜在近。幸長怒揚策馳之。部下諸將諫曰：「眾寡必不敵，請直入蔚山。」弗聽。環山冒明，陳戰不利，且鬪且走。以達蔚山。蔚山與島山連壘，虜迭進攻之，益急。諸將捍禦甚力，殺傷數千人。我兵亦多損傷，既而食盡，城中大窘。清正在機張，幸長馳使告急。清正驚曰：「彈正嘗托京兆於我，我不可不出。」力矣。乃勒兵五百人，人齎米鹽，鞭船而騁，與虜哨船遇，擊走之。虜在岸上者數萬，懼不敢感，遂得入城。二十六日，虜合兵四面仰攻，城中投以大木、鉅石，殪數千人。虜懼而退。清正夜出斫虜營，復大獲。二十七日

清正巡城中，坐丘指揮。虜自城北山上瞰視城中，相距六七百步。以佛郎機狙擊丘上，蓋粉者數人。眾愕眙欲避。清正堅坐叱曰：「勿動。」既而丸復至，迸丘前。清正自若。虜謂失準，低乃擡架，更發丸從頂上過。清正曰：「可也。」與眾爭起而下。虜望見大喜，準此頻頻虛放。眾服。清正膽勇機警，虜休戰。分兵斷汲道，城中屑紙和雪咽之時，天寒虜亦凍死數千人。一日昧爽，虜設伏四面，焚攻具，撤圍而走。諸將欲追之，清正望曰：「是誘我也。」軍後無殿，舉火示走。且乘曉將蹙我於明也。固閉不出。既而虜多從林薄出，圍復合。眾益服。清正

以救援未至。佯約降。緩師黑田如水在梁山。聞蔚山急。使人報金山。趣援。元帥秀秋率步騎三萬而發。阿波守家政佐渡守高虎中務少輔安治將兵二萬自昌原攝津守行長以舟師自海上。孝高使甲斐守長政會師于西生浦。刻期同救蔚山。明規梁山。虛驅韓人來襲。孝高連戰卻之。孝高在軍。綏御有方。種人愛戴。息肩者多矣。是月太閤以江國密邇京畿。而土寇易動。命悉撤其舊。鄘是月我白井上城主本多廣孝卒。上是歲太閤錄丹羽氏舊諂。徙松任侯長重封于小松。賀食十萬石。廢君義昭。足卒于鞆。年六十一

越前守廣孝初豐後侍從并加賀守長重

○

三年戊戌春正月朔元帥秀秋擊高策于彥陽破之。明牧務遼將兵一萬至般丹。募韓人將擣釜營。虛二日留守中納言秀家令左近將監宗茂率騎八百邀之。宗茂夜襲般丹。蕪之。務遼倉黃先遁。虜大潰。俘斬甚眾。三日秀秋與諸將鼓行指蔚山。楊鎬麻貴震怖。不知所為。下令軍中曰。詰且撤兵。軍大亂。至夜鎬先遁。四日黎明後藤基次出謀焉。濟水得一馬鞋曰。是邦制也。即回獻之。曰。騎有濟者不可後也。長政曰。善矣。麾眾而馳。直蹙明後軍。大兵從之。蜂須賀等自昌原至。藤堂高吉尚弱。以銃手逼虜。舞槍冒陣。小西氏

宮内少輔高吉丹羽長秀季子為高虎養子

兵亦自海上至蔚山諸將望之鼓噪而出三面夾擊
 虜大敗績委棄甲仗輜重如山我師追逐北斬獲
 無算明將唯吳惟忠茅國器苦戰殿後故虜有得脫
 者吉川廣家追之縱橫血戰虜皆披靡惟忠國器挺
 身走清正望見曰雙黑徽號為誰或曰雲侯也清正
 嘆曰此夫特壯七日五畿大雪初會津侯秀行之母
 織田氏故右府信長女也有殊色太閤召之弗聽乃
 使謂之曰不來將不利於孺子織田氏矢以死群下
 懼或勸之織田氏悲號薙髮示意太閤怒焉秀行柔
 懦舊臣驕傲不能居公室於是有挾私相殺者太閤

堀左衛門督秀治

乃收秀行封百萬石移之鬱宮上食十八萬石徙越
 侯景勝封于會津割其舊封羽之莊內與之合食百
 三十萬石徙北莊侯秀治封于越後食七十二萬石
 逸史氏曰京師一鉅儒嘗論織田夫人以為一婦人
 守子子之義以崩墜先業使列士大夫為之流離四
 散其室家數千萬人遽至凍餓不仁之甚君子不取
 焉厪辱一身以全一國可以為仁矣惡是何言也古
 不云乎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
 為是聖賢明規復奚容異議織田氏之節所謂疾風
 知勁草者彼何人斯不嘉其可嘉而不醜其可醜一

錮心於功利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故予嘗目之爲
霸學焉嚮也有一叟實受業於其門與吾先子友善
每談及學術或相訾警而叟固執師說枝梧不屈先
子舉此會津論則叟輒頻頷曰吾夫子錯此一著蓋
是義也雖其信從之徒亦深以爲非者若此理義之
悅我心弗可改耳

太閤從容謂篠山侯玄以曰貴賤誰無歟雲於月風
於花人說來茲鬼爲抵掌孤欲以三月賞花於醍醐
山令婦女不出閨閣者遊騁乎山間供帳華盛飲饌
豐侈以窮娛樂於一日乃命玄以及甲侯長政郡山

前田法印玄以



侯長盛佐和山侯三成水口侯正家大繕三寶院飾
山谷開林麓起臺榭鑿池沼列廬舍鑿道路務使資
用充切無所闕焉

逸史氏曰昔者趙孟語偷叔孫穆伯乃卜其歿焉豐
臣氏驕奢旣極歿期將至不念天下大計汲汲於宴
安其發乎言嘆者如此之偷當時識者必有知其不
長者矣噫

明聞楊鎬等喪師以萬世德代鎬二月世德與張榜
鄧子龍藍芳威等率南兵先後皆至邢玠乃分爲水
陸四路李如梅將中路麻貴將東路劉綎將西路陳

璘將水路各配生兵然畏我銳未敢前明又俄召如
 梅還命董一元代之故勢益沮我師以固根本為務
 分為三路以扞蔽釜營東路則清正據蔚山益築西
 生機張西路則行長據順天與南海營相望襟帶山
 水最為扼塞中路則薩侯義弘據泗川北控晉江南
 通大海為東西聲援行長水師番休濟餉來往甚便
 三月太閤遊醍醐山世子秀賴及元妃諸姬皆從焉
 輿馬服飾競為華麗新奇令京極宰相高次福島左
 衛門大夫正則增田右衛門尉長盛等護衛四郊群
 臣或於山間設茶房酒亭殫巧以伺候顏色
 上

皇使使者慰問公卿爭贈遺列侯守令以至畿甸富
 戶饋獻闐咽以水陸珍奇相高奇技淫巧眩耀人目
 以市恩寵太閤驩甚伎樂徹夜供億賞賜之費累鉅
 萬醺飲之隆前代無比愚民駭悅傳為盛事
 逸史氏曰君人者顧戀富貴縱慾如此而以克永世
 非攸聞也世傳當時或榜於道側曰奢者不久太閤
 見之令大署其傍曰不奢者亦不久嗟乎是亦不幾
 乎一言而喪邦乎哉

太閤益勅外征夏四月使人如朝鮮暈留元帥秀秋
 及清正行長義弘幸長等十餘帥以兵十萬屯焉其

餘皆撤還。五月太閤命再造方廣寺大像。嬰疾而止。六月太閤疾病。召淺野長政前田玄以石田三成增田長盛長束正家曰。孤聞列侯與我群臣交爲讎隙。心相危害。孤不在禍。且作汝等居間使同心輔吾兒。十六日大會。侯伯守令及文武諸司五子出傳命。眾皆曰。殿下千秋後當戮力奉嗣君。誰有異心。但至解。宿怨各有所執。不敢奉命。再三喻解。弗聽。五子復命。太閤愀然見。大君告之曰。此煩內府。大君出申命。眾對如初。大君作色厲聲曰。諸人明言戮力奉冲子。靡有異心。乃各積怨毒。心豈壹哉。心既不同。何

以勦力以私滅公。奉冲子之義安在。丈夫出言胡齟齬之甚。眾皆懾伏稽首曰。謹聽命。大君反命太閤。大悅。命悉賜食。使五子及中村一氏生駒親正等接待。眾爭席無等班。及觴行。輕重不得。各離次。忿爭喧嘩。一氏親正周旋調停。不能制。入告。大君大君復出按劍曰。大閤悅諸人奉命辱設斯饗。今乃若此。大不敬。余已爲諸人所賣。復何顏見太閤。座間皆敵我意決矣。顧五子曰。趣闕四門。眾振恐失色。同辭謝罪。遂獻酬如儀。叙驩而罷。明日太閤聞之見。大君流涕曰。疇昔之事。微公孰能辨之。公之恩威。素服群心。

亦可以見吾兒雖幼後事不足慮公幸撫孺子以鎮
 靖天下。大君亦歔歔而退外征諸將罷還者皆至
 廿二日太閤召見慰勞焉遂考課其殿最賞罰有差
 秋七月太閤自謂我疾必不起秀賴幼冲列侯大臣
 無所統一旦海外禍結班師既不易外國或乘我喪
 追凶來犯亦未可知內外分崩變故叵測能靖斯難
 者唯有德川氏不若追今授以大任之愈我家亦當
 賴以保無事乃諭。大君曰孤歿難且作今以天下
 付公公空竭心力致太平阿拾秀賴幼長之後公幸
 量才處置。大君攬淚曰中將雖幼既為適嗣殿下

百歲後誰不奉戴然世變難測願以殿下英明妙選
 賢輔以貽孫謀某老朽迂拙曷以膺重任太閤曰孤
 思之審矣不用遜讓。大君固辭而出太閤召三成
 長盛告之三成造膝曰殿下以天授之資暴衣露蓋
 草創大業何以一旦付諸他人若以遺孤托臣等願
 以死奉之殿下總攬英雄為日久矣今也謀臣如雨
 猛士如林後事不足憂也太閤領之天正中太閤置
 五奉行以彈正少弼長政淺野氏食甲國德善院法
 印玄以前田氏丹之右衛門尉長盛增田氏和之郡
 治部少輔三成石田氏江之佐大藏大輔正家長東

通史卷之八

懷德堂

前田氏時從二位

毛利淨田上杉並從三位

之水口五萬石為之參決大政命玄以兼京師所司代至是
 更置五大老三中老以其封關東八國及東大君道別邑共二百萬石
 及加賀大納言利家前田氏賀能越中其共百萬石安
 藝中納言輝元毛利氏藝周長石因伯雲隱備後及
 數郡予吉川備前中納言秀家浮田氏備前播作及
 氏以為支封四千會津中納言景勝上杉氏與羽二十為大老以
 石式部少輔一氏中村氏駿十餘郡百三十萬石為大老以
 帶刀吉晴堀尾氏遠之濱為中老因命曰小事奉行
 議而行之大事大老坐而論之大老奉行所執不同
 或爭權生却則中老斟量調停之又命片桐東市正

且元小出播磨守秀正為孺子傅秀正與太閤同鄉
 里有姻而昵故有是命因諭曰善視冲子慎勿令異
 日與內府生事秀正尋以老病不堪謝就其封岸和
 田數年而卒且元獨任職云
 逸史氏曰天下大勢豈易言耶我大君之於豐臣
 氏同為天子三公爵位相次親為舅甥非有君
 臣之迹特以勢相係屬耳原其始大君與織田氏
 並為侯國豐公我外臣已然豐公乘風雲之會以敷
 定大難位極人臣為諸侯首然後與我修好通昏則
 不復得以敵國相抗禮焉豈非勢也哉王室既卑

通史卷之八

○三年

○十九

懷德堂

禮樂征伐自豐家出。海內列侯皆奉其約束。與豐氏家臣駢肩接武。黜陟慶讓。於是乎在。則謂之非君臣也難矣。雖我大君名位之隆。而惡得獨自異焉。是亦勢也。雖然。室町已降。群雄割據。豐公起自匹夫。粹以號令諸豪。恰如項羽自稱霸王。分天下立侯王。又如漢高當初。以漢王居荊。彭諸人之上也。謂之君臣分定。則未矣。國家肇統。海內稽首。而君臣之分。則實定於元和之季。於是乎與豐家之舊。大有逕庭也。是又今昔勢之所以不同矣。後人不据今而議昔可也。石治部之包藏禍心。深甚我大君固也。然其奉

孤之議。造膝之言。盡忠於所事者。未易奪焉。則大老之命。是以出矣。亦勢之所必至也。抑其老云者。非天子之老也。然則是豐家之老。而君臣之分。於是定矣乎。曰。咈哉。所謂老者。權時假稱。設以爲議大政之職耳。非遽以定君臣之目也。時有五奉行。而石田諸人。又或指五老爲奉行。者。今尚存乎。諸書其一時假借。初無定稱。亦可以見焉。上下不文之極。名分不明者。往往而然。夫紛紜之論。姑舍旃。當是時。豐孺子中將也。藝侯以下三大老。皆中納言也。爵同爲三品。賀侯大納言也。我大君內大臣也。爵同爲二品。列卿

通史 卷之八

懷德堂

相臣吾未之前聞。況以槐府臣於棘寺羽林乎。後世俗子動輒以君臣議之。一唱百和。皆眩乎時勢者。唯君子斷以王朝之班。悠繆之談。不攻自破。嗚呼。尊卑混淆。大倫乖亂。天下殆哉。岌岌乎。唯斯時為然。竟以馴致。異日滔天之禍。生靈肝腦塗地之慘。自非我大君之偉畧厚德。得位得壽。亂庸有極乎。猗與天矣夫。

十六日伏水夜相驚。列侯邸第爭集。兵馬市民挈室奔竄。移更而後止。井伊兵部自藤森騁至。大君令直政及天野康景等四出探聽。反命曰。初更石田三

成大野治長館。遽納甲仗。諸邸相報告。僉疑懼而倣之也。乃縛石田氏傭夫數人。以至然。眾莫知其由。大君亦不敢窮詰。明劉綖將攻順天。病城堅而小西氏善戰。欲以計擒之。乃偽申和議。請會盟。譯使荐至。綖又單騎親出。示信。行長信而許之。約以期八月朔。行長往赴期。我兵有降在虜營者。密告其謀。行長途還。綖見情露。大忿。遂攻城。行長擊卻之。五日太閤謂大君曰。以公固辭也。置諸老以輔幼子。今雖悔之事。既施行。公其冠諸人。專大政。我且諭諸人。傾心戮力。以靖邦家。乃悉召諸老奉行。及重臣宿將告之。且曰。

通史 卷之八

○三年

○二十一

懷德堂

通鑑卷之八

懷德堂

以六歲小兒累諸公盍盟以安我心遂刺血盟于庭
 載書曰恐不協之殃國用昭質于爾大神今而往無
 大無小同奉孺子毋易舊章毋泄機事釋憾修好相
 告以忠毋樹黨毋比親毋私議昏娶慶讓之典停埃
 孺子之長有渝此盟明神其罰殛之

逸史氏謂是盟也亾益曰心則不固要以鬼神何益
 之有豐公以威力屈群傑猶雪壓竹也今咒於竹曰
 雪融之後毋挺然以興果有益乎哉

十八日太閤秀吉薨從一位前關白太政大臣豐臣朝臣年六十三或云六十一
 作遺令曰菅亞相護遺孤居大阪源內府在此秉大

政又曰淺野長政石田三成造臻那古耶命外征兵
 盡數撤回是事顧弗易內府已下深謀以結苟勿使
 十萬兵為客土游魂焉既而命侍臣曰姑秘喪言畢
 而暝三成挾異圖日久尤憚大君害長政與大
 君厚善欲沮之乃佯謂長政曰秘喪不易今我與吾
 子送魚於內府則外間必解疑長政從之十九日
 大君及世子問疾三成使人要路密計大君乃還
 嘆曰石治部與我不善猶且告大事淺彈正何以外
 我人心不可測如此遂疏之又竊度天下自今多事
 即日遣世子就國是月密葬大閤于美陀山址令長

通鑑卷之八

○三年

○二十二

懷德堂

東正家護作焉。既期而發喪，大詔贈正一位，以遺令。建祠廟于兆域，西窮其宏麗。逸史氏曰：嗟哉！豐公可謂曠世之豪矣。身生窮閭，自奮乎奴隸之中。世傳其竊金，霑寸祿，猶居環堵之室。時娶高臺，藁席而坐。瓦尊敗劍，親酌而成儀，甚矣如此之黷也。然壯歲既封侯，齡始半百，而位極人臣，幾致太平。在我日域，振古無比焉。蓋壯圖雄畧，所謂天授者耶。其馭群傑，殊賞大封，曾不顧吝。則有漢高之度，北伐南誅，西討東征，所嚮無前。凡躬親將者，莫不摧陷剗夷。則有項王之勇，挫衄不得志者，小牧一役。

已亦非如垓下之窮矣。其好大喜奇，盤遊侈靡，土木究奢，滄溟黷武，務凌駕前人。則與秦皇漢武相頡頏焉。其顛翁張予奪之權，弄天下於股掌，雖有逆節殄行，而人亦不敢枝梧。則與曹瞞伍焉。其尚友源征夷，則與石勒論光武倫焉。嗟哉！豐公可謂曠世之豪矣。晚悔外征，又睹其臨歿之言，欲令終保後之意，亦勤矣。雖然，首之以螟子之狂昏，尾之以孺子之愚駭，實豐家之不幸，而亦天也。但貽謀大乖，寵任匪人，禍機既動，而不知墳土未乾，而群姦僨事，此孽則不免於自作。豈亦天心有所歸，而然歟。豐公終身之功業，予

嘗一言斷之曰長於進取而短於退守噫
 明麻貴攻蔚山蔚山塹壘既完糧仗豐備士氣益銳
 清正接戰屢挫之釜山帥府聞虜出議應援橘左近
 將監自奮請救蔚山九月五日以其甲五百抵元濱
 與明虜五千遇乘曉霧突戰破之宗茂揮策追亾左
 右皆曰彼眾我寡恐不利宗茂曰今不追使渠知我
 寡也且虜馬足亂不能反戰遂前又敗之及頓舍命
 逸囚僉驚曰是示我情也宗茂曰彼既疑我寡今得
 我情而來可以逞也夜設五覆以待三更虜果至前
 後來擊大敗之斬獲四百餘級六日違蔚山十里而

石見守昌時晚號
 壽昌或作下總守

陳貴解圍而走清正與宗茂夾擊明師敗績大君
 遣德永壽昌渡海密計諸將傳遺令班師淺野彈正
 石田治部亦以遺令赴那古耶督其事島津氏之守
 泗川也築海畔徙據之以為根本號曰新寨北築望
 津以扼晉江與新寨相距四十里又置永春昆陽等
 諸寨積穀東陽明董一元引軍抵晉州隔江而陣相
 持月餘明郭國安者降在望津與明將茅國器約為
 內應廿日國器勒兵渡江我兵臨岸防之寨中火起
 炎燄漲天眾驚而潰國器遂陷望津一元分兵攻永
 春昆陽縱火焚之我兵皆奔泗川一元進圍泗川廿

八日守將血戰突圍奔新寨一元又焚東陽倉火不
 燬者兩日夜自虜之攻望津新寨將士屢請赴援義
 弘弗聽曰敵兵眾而氣銳難與爭不若固壘以逸待
 勞一元益進攻新寨將上皆奮欲邀戰義弘嚴令不
 許新寨三面臨海一面通陸引海為濠舸艦千數泊
 寨下一元素憚薩師疑其有謀退次泗川冬十月朔
 一元合兵二十萬復攻新寨自卯至巳其將彭信古
 用大煩擊寨門碎樓堞數處步兵逼濠拔柵爭登義
 弘隨機防禦殺傷過當鬨呼聲震地會虜煩腹炸破
 火藥齊燃黑煙蔽空我兵乘勢啓門衝突島津忠恒

又八郎忠恒後中
 納言家久義弘子

鼓策先之信古兵三千殲焉餘眾披靡我兵尾而馳
 焉明遊軍茅國器葉邦榮率兵一萬擣虛傳城義弘
 逆料之團兵五千以待至則齊出奮擊虜卻走其後
 軍將藍芳威望之先潰明師大敗績我師追亾逐北
 至望津而返斬首三萬餘級國器請次望津聚散卒
 一元恒撓顧諸將曰事在再舉揚鞭奔星州眾潰棄
 甲仗相蹂躪或擠崖谷殭尸倚藉者二百餘里韓音
 呼島津為石曼子於是石曼子威名益著以止兒啼
 云京畿訛傳明虜水陸大出我師歸路既絕矣人情
 洶洶大君議親航海賀侯利家寢疾聞之曰內府

一去內難必作我當與疾如肥臥董軍事僉曰二公俱不可出藤佐州諳虜情可使也 大君曰俞是能辨之乃遣藤堂高虎渡海高虎抵那古耶新寨捷報方至乃反時虜亦聞我喪喜而相慶然三路敗衄之餘畏懦不敢前會水路將陳璘與陳蠶鄧子龍馬文煥等以戰艦數百至兵勢復振元帥秀秋留三路軍與自餘諸將撤釜營先還到對清正乃撤蔚山義弘撤泗川劉綎聞之復圍順天行長告急義弘清正分兵反擊解其圍行長乃撤順天以十六日皆上船璘等謀而知其期合眾艦遮擊子龍及朝鮮李舜臣以

巨艦爲先鋒清正先歸義弘且戰且退抵加德島明師萃於行長行長苦戰士卒多歿子龍乘之兵鋒益銳會虜大煩誤中子龍船折檣焚樓我兵乘機感之斬子龍其下殲焉舜臣方血戰望子龍危轉艦赴救流丸洞胸而仆瞋目曰事方殷勿言我歿言未畢而絕兄子芑有膽畧代督戰行長併舟圍璘幾獲之芑麾眾救之健鬪破圍蠶文煥等後船益至鏃砲火矢四攢我師敗績船皆燒殘乃求一島登之虜寨在焉行長殺戍據之璘等追至連巨艦守之行長夜以單舸奔加德島餘眾不能屬義弘反舟迎取與明將陶

明宰戰破之獲明宰於是虜不復追尾風潮亦使我師乃蜚帆而歸行長喜清正回兵援順天拜謝請釋憾清正辭曰固所願也然子與石治部善竟不可調停矣陳璘業已收兵未知李舜臣死馳使謝其救己使者反告狀璘投地曰老爺棄我而死耶俯膺大勳一軍皆哭朝鮮唯有一舜臣國中倚以爲重及樞還沿路人民設祭號泣海邊之人爲建祠命曰愍忠行旅過者皆致奠云十一月元帥秀秋與諸將振旅至那古耶長政三成相見慰勞乃發喪哀臨休士數日三成謂群帥曰諸君復命必皆就國來茲秋請之期

當茗燕相請清正鵬言曰我在絕域風餐雪臥七歲不與優逸醉飽者比無茶無酒將稗粥相報三成嘿然益銜之群帥遂至伏水謁孺子諸老勞之盡遣之國皆拜命特以大喪後中原不靖病於自逸相視未辭歸以至次年云

逸史氏曰予於朝鮮之役槩乎亾所議焉蓋七載間非無彼善於此者要皆不義之戰不足言也矣嗚呼當豐公時元弘以還二百餘年海內分爭之亂始定民將觀太平而猝贖武於絕域關西繹騷怨號塞路其丁壯暴骨財粟耗斃亦豈可校哉毋論朝鮮殘破

明史亦稱自關白侵東國前後七載喪師數十萬糜餉數百萬中朝與朝鮮迄無勝算至關白歿兵禍始休東南有安枕之日矣甚矣其流毒也夫我與明之於朝鮮也譬如兩虎爭一羊羊斃虎傷皆以自殃悲夫長國家者豈可不深戒而重慎焉哉抑以予審彼此大勢蓋朝鮮可服而不可取焉明可和而不可服焉若夫席當初全勝之威鼓行而西朝度鴨綠夕衝燕京取城下盟而還使朝鮮稱外藩明締隣交未必無成算雖然海洋萬里絕域殊俗假令算無遺策事得十全果何益乎哉唯貽患於後嗣而已矣固不如

卷之八

懷德堂

不爲之愈焉況於一時狂謀初無全圖者乎

石田三成日夜思亂密與增田長盛議曰源管方睦我難於得志方今之策莫若間二氏雙虎旣鬪可以乘也二人乃陽生隙三成求媚於前田氏使長盛結納於大君以間之賀侯嘗請享大君旣戒期長盛告大君曰亞相將爲公不利公毋往乃辭以疾賀侯慙焉他日長盛謂賀侯曰前日事適有蜚語內府尋悔今復言之必喜而來賀侯從之十二月又戒期長盛見大君百方沮之大君弗聽曰豈可再辱人哉及期且出長盛復來曰事已急袖其密移以

丹侯長子與一郎
忠隆賀侯女婿也

遠史 卷之八

懷德堂

獻。大君疑怪。遂辭享賀侯。大恚賀侯與丹侯忠興。有嫻而睦。乃召丹侯告之。且曰。我老矣。納侮如茲。我且就國。不復預人事。丹侯諫曰。明公一去。奈遺命之重。何世亦必孱公。乃止。二家之郟卒成。是月美作守貞能與卒年六十二是歲自朝鮮還者始傳草本棉種。民稍稍知其利。樹以良田。累年徧天下。四民便之。長與桑麻。鼎立。

四年己亥春正月。大君與諸老議外征之功。以薩侯父子新寨之捷。得完歸計。其勲尤著。併官田在薩者四萬石。悉予之。奏任其世子忠恒。右近衛少將。各

先以寶刀一口。餘行賞有差。十日大納言利家護孺子秀賴。徙大阪。遵遺令也。生母淺井氏淀從焉。真嫡

母淺野氏高庶母京極氏松于京師淺野氏尾人形原家次女姑夫

淺野長勝取為己女太閤微時娶之京極氏武藏守高秀女初適小濱城主武田元明而寡太閤聞其有殊色納為姬真諸多致湯沐。邑京極氏尋如大津。依

其弟高次。大君在伏水。統大政。諸老奉行分番。往來兩地。伏水一日相驚曰。有反者。四民狂走。事畧有

蹤跡。時大君觀優於有馬中書邸。井伊兵部馳至。曰。是非娛樂時。藤堂佐渡守繼至。造膝密語。共扶

大君。而出。人情危懼。關東統內。士庶圍隸。以至商販

中務少輔則賴後
兵部卿法印

若狹守高次

遠史 卷之八

○四年

○二十九

懷德堂

刑部少輔正之
因幡守康元大君
異父弟定俊子
兵部少輔秀政其
女故世子信康女
所生

僧侶偶在京畿者相報告爭先而至裏糶護邸數日
而罷人服大君徙封日未久而能得民心如此云
先是伊達政宗約以女配我公子忠輝福島正則為
嗣子正之聘松平康元女蜂須賀至鎮聘小笠原秀
政女前田氏以下諸老奉行使人責政宗正則至鎮
曰私昏之禁藏在盟府何為不見告三侯支吾不服
蓋皆謂事係內府內府既秉大政則其所允俞即是
公議不必更告也使者亦不能詰於是諸老奉行與
大君有違言彼持大君背盟私許昏媾我執伏水
兩驚事皆有主名迹涉不軌列侯遂分黨相軋畿甸

織田有樂長益
金森兵部卿法印
素玄長近
山岡宮内卿法印
道阿弥景友
三之丞廣明

森忠政武藏守長
可弟承其後後美
作守

洵洵黑田父子福島池田藤堂尤暱於我乃與兩加
藤淺野細川京極蜂須賀織田侍從及有馬金森山
岡三法印等日夕擁衛備警加藤左馬助嘉明其先
參人為我世臣至父廣明以與一向賊也出亾嘉明
時在繼綱既長仕豐臣氏累功封真崎十萬石素
與石田有郟且念先世諄澁自結納森右近大夫忠
政亦傾心親附焉石田三成異圖益急與增田長束
等屢欲攻大君議不諧輒中止中老堀尾帶刀病
之謂同寮曰夫調停將於是乎在盍修吾職遂因井
伊氏言之又告四大老皆許焉三成等勉強從之二

月五日諸老奉行見。大君尋戊戌盟交載書曰。一如前盟所渝者神其殛之時。亞相利家嬰疾不來。眾請大君往見之。大君依違答之。會佐渡守正信來自江戸。大君告之故。正信贊曰。人皆刀俎。南下未可遽許。且問曰。淺彈正親暉依舊否。大君曰。疏濶日久。正信退如彈正氏。拉而入見。大君謂曰。寡人待子異於眾。太閤之喪。淡仇若治部尚能計於寡人。子獨送魚見。欺何居。長政始知為三成所費。涕告故。大君意解。視之如初。廿九日大納言利家與疾如伏水拜盟。初利家恚於大君不有下三成等又

黑田甲斐守長政
加藤主計頭清正
淺野左京大夫幸
長

百方短之。為言翊戴之意。越中守忠興說利家曰。治部逆謀。非一日尤害。源內府欲藉手於公。今以公老且病。幸其無餘年。陽推奉之耳。渠倘得志於公。何有抑內府。勇智公之所知。雖有百治部。未若之何。一旦禍發。昆岡之炎。孰辨玉石。不若亟與內府修好。以固孫謀。內府位最貴。望最重。公不往。則必不來。請毋惜一行。以悞大事。黑田加藤淺野三侯亦因肥前守利長固請利家悟焉。故有是行。大君禮待甚厚。亞相泣托後事。且曰。斯宮淺露。不足以待不虞。宜徙向島。姦盜必絕望。大君嘉之。窮驪而罷。三月大君戒

南下石田三成造蜚語沮之福島正則尼行曰浪華
姦窟變不可測公之所知也。大君曰亞相力疾而
來不可不報備而行姦人何為十一日遂如大阪亞
相大悅供帳極盛時病既篤扶而見之諄諄曰我死
無日公善視豐孺子。大君館於藤堂氏於是五奉
行皆在大阪三成會其僚泊黨與於小西氏淺野長
政辭以。大君館伴三成謂眾曰源管復合吾徒無
類行長奮曰當乘夜攻於藤堂氏不則要諸歸路我
一人死之可以逞也前田玄以通志於。大君揖增
田長盛曰背盟首難罪莫大焉天下孰容之且吾聞

府中武地非越前

之加藤黑田諸豪僉往護衛彼皆更事萬人之敵我
能往矣彼亦能備焉浪戰一場多訖之禽無為也長
束正家使馳視之反命曰徒御如雲檠戟咽路乃止
十二日。大君還伏水。榑原康政先驅井伊直政殿
盜不能發廿六日。大君徙向島初與明平之歲太
閤命城向島其秋地動而崩遂廢至此修之云吉田
侯輝政池田熊本侯清正加藤中津侯長政黑田清洲侯正
則福島府中侯幸長淺野丹後侯忠興細川真崎侯嘉明加藤
罪狀石田氏連署請加顯戮。大君弗聽曰石治部
姦有餘而逆未形以私憾誅重臣奈豐孺子何乃請

賀侯亦不許。七侯快快有餘言。或潛授甲欲攻之。毛利浮田上杉佐竹島津五侯氏素與三成昵。於是三成變服匿於浮田氏。諸家差士衛之。佐竹義宣在伏水。聞之馳至曰。我聞七子意甚堅。勢既如此。必不但已。可能制之者。唯有源內府治部。盍如伏水自歸焉。衆議從之。閏月三日。加賀大納言利家卒。從二位菅原朝臣年六十。詔贈從一位。肥前守利長嗣。尋陞從三位中納言。衆復推利長為大老。班在四人下。義宣令三成婦人與拉至伏水入見。大君告之為言自歸之意。大君許之。七侯聞三成逃。皆至伏水。復申前請諸邸。

圖書助今成

往往聚兵。疾命居人大駭。大君患之。聞池田邸有會議。使伊奈今成往臨席。開喻再三。且曰。如不見從。我必助治部致之。我館以待諸人來攻矣。七侯瞿然相視。黽勉受命。而皆尚在各邸。不罷去。大君知事未解。思所以處。三成成本多正信夕。大君既就寢。聲欬而入。大君曰。有何急速。對曰。所欲請匪他。石治部將得罪。不知處之何如。大君曰。我今方思之耳。頓首對曰。善矣。主公業已思焉。思則得之。臣復何言。乃出。翌日。大君使中村一氏生駒親正謂三成曰。近日之事。子為怨府。遽加沙汰。大獄必興。子盍權解。

職就封子一舉趾畿甸必晏然是為孺子屈也請熟圖之三成曰拜命之辱但是一身大事願深思而後決幸紆數日之期初三成與上杉氏相直江兼續尤厚善乃告以姦謀又偽造列侯印作盟書因使兼續密勸景勝伺釁作難極言倚重之意景勝好勇而短智慮心喜其見推又信其多黨忻然許之於是三成馳使于大阪問計景勝悉會其黨曰七子必欲甘心於治部危難在目前今幸有內府之命治部宜之國以觀世變我當與佐竹氏共告歸偃蹇完聚不復西上待內府責問而舉事以為天下唱眾僉曰善矣果

爾則江戸動搖內府必東上杉與佐竹角之石田乃奉孺子命樓畿甸以西諸侯從後犄之內府雖勇智而計無所出可以制全勝使者還報七日三成聽命解職乃密傳載書於其黨皆刺血而盟十一日三成發就封大君恐途有變令結城參議秀康及中村生駒二氏護送七侯果欲要以擊之聞之而止夏四月故太閤廟成詔賜號豐國五月土侯元親卒宗長部子盛親嗣自孺子南下也伏水城無主於是諸老奉行相議請大君徙治焉以求慰解大君從之黑田掘尾之倡也毛利上杉浮田氏皆來賀威望益

顯毛利浮田已下征韓諸將以畿甸無事皆始告歸
 秋七月前田氏以密上杉氏以受封日淺法制未定
 佐竹氏以封內盜起皆之國共期以來春會同八月
 十四日大君朝覲九月七日大君如大阪初以
 大君久不見孺子也輿論紛紛淺野長政病之片桐
 且元屢以為言大君懼有變輒辭以疾埃疆藩皆
 去乃往治部三成聞之遙與右衛門長盛大藏正家
 謀造蜚語構賀侯利長長盛正家夜見大君曰竊
 聞管黃門之告歸也囑淺彈正曰內府若南下享於
 城中子請對奕令大野治長土方雄久左右刺之今

大野修理亮
 土方勘兵衛後河

內守

其計已熟願公備之 大君驚與諸臣議之本多正
 信曰請稱疾勿見孺子徵兵於伏水而後還井伊直
 政本多忠勝曰不見孺子曲在我戒而入何害 大
 君曰皆善乃徵兵於伏水九日兵至者四千 大君
 乃入見焉井伊兵部本多中書榊原式部等十餘人
 擁衛升堂衛士呵禁直政颺言曰寡君有戒心吾輩
 東夷人不知禮節 大君見孺子及淀臺三子猶從
 遂扶而出長政聞譖也懼是日稱疾不執事 大君
 病伏水間隔姦宄易生也欲留大阪時高臺來在西
 城眾議將以西城奉 大君高臺乃還京師長盛等

卷之八

○四年

○三十五

懷德堂

修拓廳堂以請焉。大君遂徙西城使參議秀康守
 伏水既而議往日之罪佐渡守正信曰事狀曖昧請
 姑施於大野土方而舍其餘從之。冬十月放治長于
 下毛雄久于常長政不自安請致封依子幸長。大
 君許之而還予其封。大君怒賀侯不謝意其反形
 成遂議北伐賀人懼使人請盟。大君曰必以芳春
 氏為質十一月賀侯致其太夫人於大阪。大君欲
 寘諸江戶召長盛正家諭意二人曰太閤之令不得
 私交質今遽爾恐天下洶洶宜與諸大老審議之。
 大君弗懌曰比來洶洶僉害余也害余者皆亂賊之

島左近
 蒲生備中隆舍初
 橫山喜内仕會津
 改蒲生卿舍蓋受

魁今日之事非關孺子收質於江戶以靖邦家且始
 自菅黃門二人蹶踏曰竊恐黃門不奉命請善喻而
 行之。大君曰黃門何能枝梧遂使人言之賀侯出
 涕聽命。大君以天寒留待來茲。上杉氏之歸也托
 都城湫隘改城香指原遂列堡鄣脩橋道庇芻糧鳩
 器械多散金帛以招士致客又潛糾扇四鄰東土囂
 然聲聞日達大阪石田三成亦聲言久不視封守備
 廢弛遂繕城池具軍實潛募群不逞引島勝猛蒲生
 隆舍為腹心日夕謀圖令茶博宗安伴得罪出叵密
 齋偽盟書適北陸誘丹羽青木氏等是歲。大君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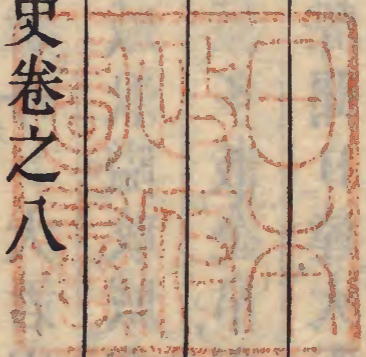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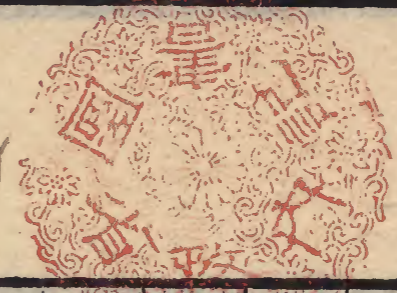
族及偏諱也

逸史卷之八

懷德堂

越中守忠興封以黃築後豐帶刀吉晴以府中前越各五萬石又造小方金折小銀一為四以行世竝以太閤遺命也

逸史卷之八



大塚門黃門前... 門二入... 門本... 門...

